

經典印象
CLASSICAL IMPRESSION



康拉德小说

HELAN
SHENCHU

黑暗深处

● 黄雨石 方平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I 561.4

259

康拉德小说

HELAN
SHENCHU

黑暗深处

●黄雨石 方平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微亮

封面设计:夏季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深处/[英]康拉德(Conrad, J.)著;黄雨石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8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496-1

I. 黑... II. ①康... ②黄...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1404 号

黑暗深处

[英]康拉德 著

黄雨石 方平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496-1/I·1338 定价:12.00 元

编辑手记

水手出身的康拉德喜欢讲述航海与探险的故事，海洋与陆地的分际，在他笔下往往演绎成原始与文明的冲突。当然，他对海洋和丛林生活的眷顾，从另一方面说，则是意识到“文明世界”的价值荒谬，这完全不同于现代人所谓“回归自然”的休闲情调。如果仅以一般猎奇心态来欣赏康拉德的小说，许多人也会读得有滋有味，可是稍微沉下心来就能感觉出，康拉德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怀疑和思索是多么重要。

康拉德的故事多半弥漫着神秘、恐怖的氛围，扑朔迷离的悬念一直让人悬挂在心，也许最终仍未得其解。应该说，这种叙述风格中包含着若干复杂的矛盾因素。比如，在《黑暗深处》这部最重要的作品中，“寻找”的主题几乎呈现一种诗意化的效果，因为你很难分清主人公“寻找”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为了对某个价值目标的确证，还是要印证那个目标的虚幻？然而，通过这种徒劳的精神追寻，终究完成了对“文明人”的自我审判。

许多评论者都注意到康拉德小说与某些经典作品的互文性，《黑暗深处》很容易使他们联系到维吉尔的《伊尼德》，或是但丁的《地狱篇》。也许，康拉德正是有意借助文本的互涉传递着玄妙的暗示。

“经典印象”书目

第一辑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小说)
百万英镑(马克·吐温小说)
热爱生命(杰克·伦敦小说)
红色死亡假面舞会(爱伦·坡小说)
黑暗深处(康拉德小说)
狐(劳伦斯小说)
都柏林人(乔伊斯小说)
圣诞颂歌(狄更斯小说)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羊脂球(莫泊桑小说)
卡门(梅里美小说)
最后一课(都德小说)
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小说)
茵梦湖(施笃姆小说)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小说)
变色龙(契诃夫小说)
初恋(屠格涅夫小说)
摩哈摩耶(泰戈尔小说)
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马尔克斯小说)
高尔基散文
卡夫卡散文
劳伦斯散文
泰戈尔散文
尼采散文

第二辑

教长的黑面纱(霍桑小说)
一则神话(纳博科夫小说)
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小说)
来日的父亲(索尔·贝娄小说)
雨(毛姆小说)
儿子的否决(哈代小说)
我们可以借你的丈夫吗?(格林小说)
墙上的斑点(伍尔夫小说)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多·莱辛小说)
茶花女(小仲马小说)
阿达拉(夏多布里昂小说)
法尼娜·法尼尼(司汤达小说)
侯爵夫人(乔治·桑小说)
局外人(加缪小说)
墙(萨特小说)
死神驾车(尤瑟纳尔小说)
变形记(卡夫卡小说)
米佳的爱情(蒲宁小说)
舞会之后(托尔斯泰小说)
七个绞刑犯的故事(安德列耶夫小说)
伊泽吉尔老婆子(高尔基小说)
番石榴手镯(库普林小说)
红木(皮利尼亚克小说)
西西里的柠檬(皮兰德娄小说)
玫瑰角的汉子(博尔赫斯小说)

目 录

- 青春 / 1
罗曼亲王 / 34
文明的前哨 / 56
告密的人 / 79
黑暗深处 / 103
编后记 / 202

青 春

这件事儿只能发生在英国，别处就不行。在这个国家里，可以说，人跟海洋打成了一片——海洋跟大多数人结了缘；一般人不是完全懂得，也懂得一些儿海洋上的消遣、海洋上的旅行，或者海洋上挣面包的生涯。

我们这几个人围着红木桌子坐下来。酒瓶，红葡萄酒杯，以及我们的脸儿(当我们用肘拐撑住的时候)都在桌面上反映出来。一个是公司董事，一个是会计员，一个是律师，一个叫马洛，还有我自己。那董事从前在“康威号”上当过水手，会计员在海上干过四年；律师——一个可敬而顽固的保守派，高派教会^①的信徒，一个最好不过的老头儿，有德行的君子——曾经在“英国轮船公司”的船上当过大副，当年邮船至少有两支桅杆扯起横帆(此外还高高低低地张了好些辅助帆)，往往乘着一阵和顺的季节风，直航到中国海。大家都是在商船上开始谋生。所以海洋，还有同行的友谊，把我们五个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这种亲密的关系不是什么热心于乘游艇、荡船以及这一类的玩意儿所能建立的，因为一个只是生活中的消遣，另一个却就是生活本身。

马洛(Marlow)——至少我想他是这样拼写自己的名字的^②——给大家讲了一个航海的故事，或者不如说，讲了一段航行史：

① 高派教会，英国注重仪式派的教会。

② “马洛”这个姓氏按照正规的拼法，应为“Marlowe”——末尾有一个无声的“e”。马洛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在《青春》里第一次露脸，他又出现在康拉德的以后几个作品里，性格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是的，我也见过一些东方的海洋；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第一次到那里去的航行。你们几个都知道，有些航行仿佛老天特地安排好来说明人生、作为生命的一种象征的。你奋斗、苦干、淌汗，几乎拼上了命，有时候可真拼掉了命，只是为了想要干好一件事，结果还是不行。这并不是由于你的过错。你就是什么也做不成——大事也罢、小事也罢，总之世上没有你能做成的事——就连娶一个老姑娘，或者把可怜巴巴的六百吨煤运到指定的港口都办不到。

“那次航行从头到尾是件值得纪念的事情。那是我头一次到东方去航行，又是我第一次当二副；又凑上我的船长第一次带船。你们得承认这可是一宗难得的巧事儿。船长少说也有六十岁了；是个小个子，腰背宽大，却并不十分挺直，肩膀向前弯，有一条腿往外曲得厉害。他有一种庄稼汉所常有的歪来扭去的古怪模样，脸儿就像一副胡桃钳子——下巴尖跟鼻尖几乎碰在一起，把陷进去的嘴巴遮住了。脸儿四周嵌上一溜铁灰色的绒毛般的须发，有些像洒上煤屑的棉织品围巾。在他那张老脸上有一对蓝眼睛，活像小孩子的眼睛，流露出坦白的神情——有一种十分平常的人，凭着天生难得的纯洁的心灵和正直的胸怀，一直到死都保持着的坦白的神情。他怎么会挑中了我可难说了。我本来在一条走澳洲的上等快船上当三副，那时候刚离了职。他对于上等快船似乎存着一种偏见，认为太贵族化，太时髦。他跟我说：‘你知道，在这条船上可得工作啊。’我说我一向到哪一条船，就在哪条船上工作。‘啊，可是这里的情况不同，而且你们这班从大船出来的先生们……好吧！我敢说你行。明天就来吧。’

“第二天我就去了。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我才二十岁。时间过得多么快！那一天也算是我生平最快乐的一天了。想想吧！第一次当二副——一个真正负起责任来的职位！就是给我一大笔钱也不能叫我抛掉这个新职位。大副仔细地把我打量了一下。他也是个老头儿，不过属于另一种类型。他长着一个鹰鼻，留着雪白的长胡须，名字叫‘马洪’(Mahon)，不过他硬说他这个名字应该念做‘曼恩’(Mann)。他有很好的亲

威；可是命运总是不好，所以从来也不曾得意过。

“至于船长，他多年来一直都是在沿岸来往的商船上，后来在地中海的商船上，最后进了走西印度群岛的商船。他从来没有绕过好望角。他勉强能写几个字，可是根本就不想写什么字，这两个当然都是本领到家的海员，夹在他们两个老头儿中间，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孩儿跟两个老爷爷在一起。

“船也老了，名字叫做‘犹太号’。可不是一个怪名字？它属于一个叫做维尔麦的，也许是维尔可克斯——大概总是这一类的名字；他早已破产，死去二十来年了，因此他的名字叫什么是无关紧要的。那条船本来在夏德维尔船坞里搁了好长一段时间，你们可以想象出它那副光景，满身都是铁锈、尘埃、污垢——上面是烟垢，甲板上是污泥。我就像从一座皇宫里出来，走进一间墙倒屋塌的小茅屋似的。这是一条四百吨左右的船，有一个简陋的绞盘，门闩是木头做的，船上没有一片黄铜；大的四方形船尾；船名就写在船尾上，字体很大；底下是好些漩涡形装饰，镀金已经脱落了，还画了一个纹章似的东西，下面有一句铭语：‘死而后已。’我记得当时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在这句话里含有一种浪漫的情调，有什么东西使我爱上了这条老船，而且打动了我的心。

“我们离开伦敦时，船上装着压舱的沙包，准备到北方一个港口装上煤运到曼谷去。曼谷！我兴奋极了。我在海上已经有六年了，还只到过墨尔本同悉尼，这都是好地方，各有各的风光——可是曼谷！”

“我们张着帆驶出了泰晤士河；有一个北海的领港在我们船上。他的名字叫杰尔明，他整天躲在船上的厨房里，在炉火前面烘他的手巾。他分明没有睡过觉。他是个阴郁的人，鼻尖上永远有一颗泪珠在闪光；他若不是受过苦难，就是正在受苦难，或者等待着受苦难——除非出点乱子，他是不会高兴的。他放心不下我这个毛头小伙子，我的常识以及我的航海技术，总是想尽办法在一些小地方来表示他对我的看法。我敢说并没看错。今天看来，我当时的确懂得很少，即使现在，也并没长多少见识，可是直到如今我还恨着这个杰尔明。

“我们行驶了一个星期，来到雅穆斯停泊处，就碰上了暴风——那二十二年前人人皆知的十月暴风。狂风、闪电、冰雹、雪花，再加上一阵惊涛骇浪。我们这条船就轻飘飘地飞了起来；舷墙也打碎了，甲板上是一片洪水，听了这个，你们想吧，情况是多么糟。第二晚，压舱的沙包滚到了船头的下风处；那时候，我们已经被刮到杜格海岸附近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拿着铁锹到下面去把船身弄平衡了再说。我们爬到那广大的舱底，就像钻进了阴森森的山洞。插在横梁上的牛脂蜡烛忽明忽暗；暴风在头上怒号，船身倾侧，发狂似的颠簸着；我们全都在那儿——杰尔明、船长以及每一个人，都站不住脚，动手干这掘墓似的勾当，想把一满锹、一满锹的湿沙扔到上风边。只要船身颠簸一下，你就可以借着昏暗的灯光，隐约地看见有人摔跤了，铁锹在空中挥舞。有一个仆役（我们船上有两个仆役）面对这种惊险的场面，吓得直哭，好像要把心都哭碎了。我们听得见他躲在暗里呜呜地哭。

“第三天，暴风停息了，后来有一艘北方来的拖船把我们带回来。从伦敦到泰因河，我们一共花了十六天工夫！等驶进船坞，早已错过了我们装煤的时机，人家把我们拖到一个码头，在那儿我们一待就是一个月，比尔德太太（船长的名字是比尔德）从科尔彻斯特赶来看她的老伴。她就住在船上。临时雇的水手都跑了，只剩下几个高级船员，一个仆役，一个管事——他是个黑白混血儿，名叫亚伯拉罕。比尔德太太已经是个老婆子了，脸上满是皱纹，红红的，就像一个冬天的苹果，她的身材却像个少女。有一次，她瞧见我在缝一颗纽扣，就坚持要替我补衬衫。这跟我从前在上等快帆船里碰见的那班船长太太的作风可不大一样。当我把一件件衬衫交给她的时候，她还问：‘袜子呢？我敢说它们也需要补补了。约翰——比尔德船长——的东西现在都弄得整整齐齐的了。有活儿干我就高兴。’愿上帝赐福这位老太太！她替我检点了行装。那时候，我

第一次读了《衣裳哲学》^①和伯纳比的《基伐骑行记》^②。我不大看得懂前一本书，不过记得当时我喜欢军人甚于哲学家，后来我对于人生的体验又巩固了这个偏爱。一个是人；另一个也不相上下。然而他们两位都死了；比尔德太太也死了；青春、力量、天才、思想、成就、朴实的心灵——都死了……那算什么呢。

“他们总算给咱们这条船上了货。我们雇了一班水手。八个熟练的水手，两个仆役。一天晚上，我们把船移到船坞门口的浮标旁边，准备出发。看情景，明天就可以开航。比尔德太太准备坐晚车回家。船泊好之后，我们就去用茶。吃茶点的时候，大家都不大说话——马洪，老夫妇俩和我。我第一个吃好，溜到外面去抽烟。我的卧室在舱面室里，刚靠着船尾。

“正是满潮的时候，海风清凉，夹着细雨。船坞的双重闸门开着，运煤的汽船在黑暗里驶来驶去，船上的灯亮晃晃地照着，只听得推进器哗啦哗啦的溅水声，绞盘嘎啦嘎啦的响声，码头上更是一片喧闹，我眺望一排排桅灯在黑夜的高空里滑过，一排排绿灯在低处滑过，忽然间，我眼前红光一闪，随即消失了，接着红光又出现了，而且继续存在着。一条汽轮的船头隐约地逼近了。我向下面舱房喊道：‘上来，快！’接着听到远处黑暗里，有人慌张地喊道：‘停船吧，先生。’一阵铃响，又有一个喊声在警告：‘咱们要冲到那条帆船上去了，先生。’得到的是一声粗暴的回答‘没有问题’，接着就是一阵沉重的撞击声——汽轮的船头斜斜地撞上了我们的前缆处。在这一刻里，真是一片混乱，到处是呼号和奔跑。蒸汽在咆哮。听得有人喊道：‘完全离开了，先生。’……‘你们没事吧？’粗暴的声音问道。我跳到前面去瞧了一下损害的情况，向对方喊道：‘我想是这样。’‘慢慢向后退，’粗暴的声音喊道。一阵铃响。‘你们这条船叫什

① 《衣裳哲学》是英国作家卡莱尔(1795—1881)的一部唯心主义的作品。

② 伯纳比(1842—1885)，英国骑兵军官，《基伐骑行记》是他在1876年旅行该地所写的一本游记。

么?’马洪高声喊道。这时候，这条汽船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一个在附近移动的庞大黑影。他们向我们喊了一个什么名字——女人的名字，‘蜜兰达’或者‘梅丽莎’或者这一类的名字。‘这么说，还得在这个狗窝里待一个月，’马洪跟我说，我们俩正提着灯查看撞碎的舷墙和撞断的转帆索。‘但是船长到哪儿去了呢?’

“这么些时候我们没听到他的声音，也没看见他的影儿。我们到船尾去找他。有人在船坞中央的什么地方凄惨地喊道：“犹太号”，来呀!’……见鬼，他怎么会到那儿去了?……‘喂!’我们叫喊道。‘我没有桨，在船上飘荡，’他叫喊道。有一个迟归的船夫愿意帮忙，马洪跟他讲好，给他两个半先令，把我们的船长送过来。但是先走上梯子的却是比尔德太太。在这冷冷的细雨里，他们两个差不多在船坞里飘荡了一个钟点。我生平也没有这样吃惊过。

“原来他听到我一声喊：‘上来’，他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抱起他的太太，跨上甲板，奔到船边，跳进缚在软梯旁的小艇。六十岁的老头儿有这么一手可真不坏。你们想想，这位老汉英勇地双手救起了一个老妇人——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命。他把她放在艇里的坐板上，正要爬回船上来，不料系船的绳子落下来，他们俩就一起漂去了。当然，在这乱糟糟的当儿，我们不曾听到他的叫喊。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神色。她却高兴地说：‘我想现在我赶不上火车也不要紧了吧?’‘不，珍妮——你到下面去，暖和暖和，’他抱怨地说。然后他向我们说：‘当海员的就不该娶老婆——我说。你们看，我都到船外去了。唉，这次算是没有什么大损伤。让我们去看看给那条混账的汽轮撞成个什么样了。’

“并没什么了不起的损伤，但是我们却因此又得耽搁三个星期。等到这三个星期过完，船长因为在跟一些代理人接洽事务，就由我拿着比尔德太太的行李袋，送到火车站，把她好好地安顿在三等车厢里。她放下窗门向我说：‘你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看到约翰——比尔德船长——晚上没有围上围巾，就说我要他好好地把喉头裹起来。’‘一定照办，比尔德太太。’我说。‘你是个好小伙子；我常看到你多么照顾约翰

——比尔德船长——’火车忽然开动了；我向这位老太太脱下帽子告别；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把酒瓶递过来。

“第二天我们出海了。我们这次启程去曼谷时已离开伦敦三个月了——原先我们还以为至多只有半个月光景呢。

“那是1月，天气真好——阳光和煦的冬天比夏天还要美妙，因为那是出乎意外地清新的，你知道它不会也不可能长久。这种好天气就像是一笔横财，像上帝的恩赐，像意外的好运。

“这种好天气一直维持到经过北海，英吉利海峡，维持到帆船驶过斯锡岬^①西面三百英里左右的地方；于是风向一转，呼呼地刮起西南风来了，刮了两天就变成暴风。‘犹太号’停住了，在大西洋的浪涛里打滚，就像一个古老的烛台。风一天天刮下去；它刮得好凶，一刻也不间断，一点也不留情，一点也不放松。整个世界就只有无边无际的巨浪，白沫翻腾，向我们冲来；头上的天低得似乎伸手摸得着，肮脏得就像烟熏过的天花板。我们被包围在暴风雨里，飞溅的水花就跟空气一样稠密。日日夜夜，船的前后左右没有别的，只有风号、海啸以及浪涛打在甲板上的声响。船休想有片刻清静，人也休想有片刻安宁。它摇晃，颠簸，一会儿昂起头，一会儿翘起尾，它辗转滚动，呼号呻吟。我们在舱面时，就得抓住东西；到舱下去，就得紧贴着床铺，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全身紧张。

“一天晚上，马洪隔着卧室的小窗子对我说话。那窗子就朝我的床开着，我正躺在床上睡不着，穿了靴子，觉得好像有几年没有睡觉了，偏是想睡一会也不成。他兴奋地说道——

“‘你这儿有测量杆吗，马洛？我没法叫抽水机抽水，天哪！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把测量杆给了他，又躺下来，胡思乱想了一通——想来想去只是那些抽水机。后来我走上甲板，他们还在那儿干。我就在抽水机旁接了班。甲板上有盏察看测量杆的灯；借着灯光，我瞥见他们那疲乏的、严

^① 斯锡岬在英国本土最南的一端。

肃的脸。我们抽水抽了整整四个钟点。我们抽了整夜、整天、整个星期——一班接着一班。船身松散了，漏水漏得厉害——还不至于立即把我们淹死，可是够叫我们累死在抽水机边了。我们正在抽水的时候，帆船一块一块地跟我们脱离了关系。舷墙完了，支柱掉了，通风管给刮碎了，舱门给冲开了。船里没有一块干地方。它被一块一块地挖空了。长艇好像受了魔力似的，一会儿就在船头的艇索处变成木片儿了。我自己把它绑好的，对于自己的手艺还感到很得意，因为能够跟惊涛骇浪对付了这么久。我们老是抽水。天气没有一丝变化。海洋成了一片白色的泡沫，就像一锅煮沸的牛奶；乌云不露一些儿破绽，不——就连一巴掌大的漏洞也没有——不，就连十秒钟的时间也不放松。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天空，没有星星，没有太阳，没有宇宙——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愤怒的乌云和疯狂的海洋。我们一班接一班地拼命抽水；这个工作好像一气干了好几个月，好几年，无穷无尽，好像我们都已死了，这会儿在地狱里当水手。我们早忘了现在是星期几，在哪一月，在哪一年；忘了我们是不是曾经在陆地上待过。帆给风刮掉了，船斜侧着，盖着油布，海水从上面倒下来，我们可不在乎。我们只是转动抽水机的柄，瞪着白痴般的眼睛。我们一爬上甲板，我总是用绳子把人、连抽水机、连主桅圈在一起。我们转动，不停地转动抽水机，水齐到我们的腰间，齐到我们的颈部，水漫过我们的头了。反正都是一样。我们早已忘却干燥是什么感觉了。

“在我心灵的一角，却有这样一个思想：哈哈！这次冒险真是他妈的——活像你在书上念到的；这又是我第一次当二副的航行——我才二十岁——这会儿我可照样顶着，不比这些人里哪一个差，而且叫我的下手个个尽到责任。我感到满意。我怎么也不愿意舍弃这样的经历，哪怕你把整个世界来跟我交换也不行。我有心花怒放的时候。每逢这条支离破碎的老船把后尾使劲地竖立在空中时，在我看来，它就是在把船尾上所写的几个字“犹太号”，伦敦。死而后已。”对准乌云无情地扔上去，作为控诉，作为挑战，作为呼号。

“啊，青春！它那股精力，它的信念，它的想象力！对于我，这条船不

是咔哒咔哒作响的破旧玩意儿，为了一笔运费，载着一大堆煤，赶东赶西地跑——对于我，它是人生的干劲，人生的考验，人生的磨炼。现在我回想起它时，还带着喜悦，带着感情，带着惋惜——正像你回想起你死去的亲人。我永远忘不了这条船……把酒瓶递过来。

“一天晚上，就像我方才讲的情况，我们缚在船桅旁边，正在抽水，耳朵给风刮聋了，累得甚至没有精力来想不如死了吧。一阵巨浪横扫过我们的头顶，轰的一响打在甲板上。我一透过气来，就本着我的责任喊道：‘撑住，孩子们！’正这么喊的时候，我的小腿忽然给浮在甲板上的什么硬东西打了一下；我伸手去捞，却没有抓到。你们知道，当时一片漆黑，大家对面都看不见彼此的脸。

“遭了这一阵冲击之后，这条船倒安静了一会儿。那个玩意儿（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又在我腿上打了一下。这一回给我抓住了——原来是一只带柄小锅。我累得昏头昏脑，除了那个抽水机，什么也想不到；所以一开头，我竟不知道自己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忽然间，我明白过来了；我喊道：‘孩子们，舱面室完了。住手吧，咱们去看看那个厨子怎么样了。’

“船前头有一间舱面室，里面有厨房，厨子的床，水手们的床铺。好几天之前，我们就预料到这间舱面室会给海水卷去，所以叫水手们到下面舱房里去睡——那是船里惟一安全的地方。偏是我们的管事亚伯拉罕死也不肯离开他的床位，蠢得好比一头骡子——我相信这完全是出于恐惧，就像一头牲口在地震时不肯离开快坍下的畜栏。于是我们去找他。这是拿生命去冒险，因为我们一离开捆在身上的绳索，就毫无掩护，好比站在筏子上一般。但我们还是去了。那间屋子已经粉碎，就像有一颗炮弹在里边爆炸了。东西一大半掉到海里去了——炉子，床铺，各人的财产，全都没有了；可是有两根柱子，撑着一部分房舱隔板，却像奇迹似的依然挺立在那儿。亚伯拉罕的床架就钉在那隔板上。我们在破碎的物堆里摸索，碰到了这个东西。他就在那儿，坐在床架上，周围全是白沫和碎片儿；他正高兴地自己叽咕着呢。他神经错乱了；他本来已经快到了受不住的地步，现在忽然吃了这一惊，可完全疯了，永远疯了。我们把

他抢救出来，拖到船梢，再把他倒栽着扔给下面舱房里的人。你们可以想得到，我们哪儿有功夫小心翼翼地把他抬到底下去，再守候着看他的情况怎样。下面的人会在梯子脚边把他捡起来的。我们急于要赶回到抽水机边。那件事可是耽误不得的。那个大漏洞可不跟你讲什么交情。

“可能你还以为这场暴风的惟一目的就是要那个可怜鬼混血儿弄疯。还不到早晨，风势就平息了；第二天，天色也开朗了。海水平静下来，漏洞也就不漏了。当我们装上一套新帆之后，水手们要求把船驶回去——此外也的确没有别的办法了。小艇给刮掉了，舱面给冲洗得一干二净。舱房给掏空了，大家除了裹在身上的衣服之外，再没有一丝一缕，粮食霉烂了，帆船也七扭八歪了。我们掉转船头，向老家驶去——唉，你能相信吗？现在却又刮起东风来了，正好是顶头风。风刮得很猛，不停地刮，我们必须一寸一寸地迎风破浪地前进。船总算没有漏得那么厉害了；海水也比较平静一些儿了。每四个钟点要抽两个钟点水，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但是就这样，这条船居然漂到了法尔马斯。

“那里的好老百姓是靠海上的灾难吃饭的。看见我们当然非常高兴。一群饥饿的造船匠望见这么一条只剩骨架的破船，赶紧磨快他们的凿子。老天爷！等到他们完工的时候，果然凿去了我们不少的钱。我猜想船老板的情况已经很窘了。拖延了一些时候；后来才决定把一部分货物搬上岸去，用麻丝填了船缝。填缝之后，一切修理也都竣工，货物又运上了船，雇来了一班新水手，于是我们又扬帆出发——到曼谷去。过了一星期，我们又回来了。水手们拒绝到曼谷去——那有一百五十天的航程——在一条小渔船般的破船里，一天二十四小时内要抽水八个钟点。航海日志上又插入这么一小段：“犹太号”，三桅帆船，从泰因驶往曼谷，载煤；折回法尔马斯，船身漏水，水手不愿干。”

“又是三拖四延——又是一番修修补补。船老板来住了一天，说这条船一点毛病也没有。可怜的比尔德船长操着这份心，又丢了几次脸，憔悴得活像一个煤船船长的幽灵。记着，他已六十岁了，这是他第一次带船。马洪说这是一件蠢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比从前更喜欢这条

船了，一心巴望到曼谷去。到曼谷去！富于魔力的名字，幸福的名字。美索不达米亚跟它比，算得了什么。记住，我才二十岁，这是我第一次担任二副。东方正等待着我。

“我们驶出去，停泊在外面的码头边，又招了一批水手——第三批。它漏水比以前更厉害了。看来那些该死的造船匠当真在船上凿了一个洞。这一回我们连海口也没有驶出。水手们根本不愿意去照看绞盘。

“他们又把这条船拖回内港里，我们成了那块地方的一件设备，一种景色，一个名胜了。本地人把我们指给客人看：‘这就是到曼谷去的那只三桅船——待在这儿六个月了——折回来三次。’每逢放假的日子，小孩子们摇着小船，喊道，‘嗨！“犹太号！”’倘使那时有人从栏杆上面露出头来，他们便喊道：‘你们到哪儿去？——曼谷吗？’这样嘲笑一番。船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可怜的老船长在下面舱房里发呆。马洪充当了厨子，想不到他施展出法国人做精美小菜的全部天才。我无精打采地照料船索。我们变成法尔马斯的市民。开店铺的个个认得我们。在理发店或者纸烟店里，他们毫不拘礼地问道：‘你们以为真有一天到得了曼谷吗？’在这当儿，船老板、保险商、租船商正在伦敦彼此争吵着，我们照旧领薪水……把酒瓶递过来。

“这真是可怕。精神方面的痛苦比为逃命而抽水还糟。我们仿佛被这个世界忘却了，不属于谁，也到不了任何地方；看来我们好像中了魔，只能永远待在这个内港里，被那些世世代代的沿海游民以及不老实的船夫们当作嘲弄对象和笑柄。我得到三个月的薪水和五天的假期，匆匆忙忙赶到伦敦去。去的路程费了一天，回来也恰好费了一天——可是三个月的薪水还是花光了。我不知道钱是怎样花去的。我记得听过一次音乐，在摄政街一家上等馆子里吃早餐、午餐、晚餐；赶回来正是时候，除了一套拜伦全集和一条新的旅行绒毯算是我干了三个月的酬报以外，什么也没剩下。渡我到大船去的船夫说：‘喂！我还以为你离开那老家伙了。它怎么也到不了曼谷。’‘你只知道这些吧，’我轻蔑地说道——但是我对于这个预言感到很不痛快。